

評 劇

紅姊妹

吉林人民出版社

2256.22

前 言

为了迎接与庆祝国庆十周年，我省戏剧界创作、演出了一批較好的剧目。包括：京剧“智擒惯匪座山鵬”“汽車城”“龙潭燕”“楊家将十小战辽王”，評剧“新一代”“紅姊妹”“密建游宮”，話剧“楊靖宇”，歌剧“青林密信”，新剧种实验剧目“藍河怨”。这些，都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省内的新创作。

这些戏，都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中除根据小說改編的“智擒惯匪座山鵬”与历史剧“楊家将十小战辽王”外，都是就地取材。“汽車城”反映的是长春第一汽車制造厂在技术革新运动中的思想斗争；“新一代”是以四平市六馬路小学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針，勤工俭学办紅領巾工厂的事迹为素材，写孩子们的成长；“楊靖宇”“紅姊妹”“青林密信”都是反映我省境内抗日联军的革命斗争历史的，其中“紅姊妹”更突出地表现了汉族和朝鮮族人民血肉相連、团结抗日的战斗友谊；“龙潭燕”写的是有关吉林市龙潭山的优美的民間传说故事；“藍河怨”“密建游宮”則是来源于我省地方戏二人轉的传统剧目。可以这样说，这些戏是我省戏剧界献给祖国的一些乡土特产。

这些戏，作为大跃进的产物和迎接与庆祝国庆十周年的作品，都体现了政治挂帅、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精神。其思想内容：现代題材的都反映了有意义的重大主题，历史題材的都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特别是京戏歌颂解放军的英雄人

物(“智擒慣匪座山鵬”),表現工人中的先進人物(“汽車城”)這還是新的嘗試。這些,都充分表現了戲曲工作者努力表現現代先進事物的政治熱情。

這些戲,在藝術創造方面,較我省過去的一般創作水平有顯著的提高,取得了新的成就。這些戲都基本上達到了通過動人的戲劇性情節,較深入地反映了生活,塑造了一批性格鮮明的藝術形象。其中有激動人心、足為楷模的英雄人物,如: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楊靖宇;機智勇敢、堅韌不拔的紅姊妹——朴貞素、李春鶯;渾身是膽、足智多謀的偵察英雄楊子榮(“智擒慣匪座山鵬”);勇于革新、百折不撓的青年工人王國棟(“汽車城”)……。也有發人深思的落後于時代的保守主義者馮主任(“汽車城”)和主觀片面的嚴老師(“新的一代”)。有慷慨激昂的一群楊家小英雄(“楊家將十小戰遼王”),也有活潑可愛、欣欣向榮的新中國兒童陶喜成、張曉紅、趙柏年(“新的一代”)。有以弱抗暴、舍身為人的小燕(“龍潭燕”),也有善良純潔的犧牲于暴君淫威之下的密建與吳香(“密建游宮”),還有那強烈感人的為追求自由幸福而堅貞不屈的魏奎元與藍瑞蓮(“藍河怨”)……。一年之間在戲劇舞台上樹立起如此眾多的性格鮮明的人物,這是我省在戲劇創作上的一次大豐收。

這些劇本的創作,也為戲劇表演特別是戲曲表演藝術的革新與發展提供了創作基礎,從而實現了許多新的創造。這是由於這些戲大都是在一開始創作時就在革新與發展表演藝術方面有着明確的目的。如:“智擒慣匪座山鵬”是試圖探索京劇武戲表現現代生活而創作的,“汽車城”是為了探索京劇

文戏表現現代生活而創作的，“龍潭燕”是為了豐富與提高京劇特技“打出手”而創作的，“紅姊妹”是為了創造、豐富評劇旦角在表現現代生活中的舞蹈身段，“新的一代”是創造評劇兒童劇的一個新的嘗試，“藍河怨”則是為了創造一個新劇種。

這些劇目，在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省文化局負責同志的具體領導下，在創作和演出中進行了反復的修改、細致的加工；在一定程度上比較全面地代表著我省戲劇藝術在各方面的新成就。這些戲以其多樣的題材，多種的形式，以其在思想內容與藝術表現方面的成就，表明了黨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在我省文藝界貫徹執行的勝利。

這些劇目在1958年12月和1959年6月的兩次全省文藝會演中曾受到觀眾的歡迎。這次出版這些劇本，一方面是為了推廣這些劇目，使之能與更多的讀者與觀眾見面；另一方面是希望能在不斷的演出實踐中，在廣大讀者與觀眾的關懷、幫助下，進一步修改，使之更加提高。

吉林省文化局

1959. 8. 14.

人 物

朴貞素——女，十八岁，共产党员，朝鮮族。

李春鶯——女，十七岁，猎戶之女，汉族。

朴昌俊——男，二十五岁，共产党员，朝鮮族。

李 父——男，六十岁，老猎人，汉族。

朴 母——女，四十五岁，貞素之母，朝鮮族。

张大嫂——女，三十二岁，村妇女会員，汉族。

王大队长——男，三十五岁，游击队长，汉族。

老 全——男，三十岁，偵察員，朝鮮族。

金純吉——男，二十八岁，叛徒，朝鮮族。

游击队中队长二人

男女游击队員若干人

特务甲

特务乙

日軍一人

伪警察一人

第一場

時 間 一九三六年的初夏，上午。

地 點 山林。在一棵松樹旁，有一個醒目的牌子，上寫
“禁獵，違者槍殺。守備隊示”幾個大字。

〔李春鶯手提獵槍跑上，端槍向遠方瞄準。顯然是目標動了，她又選了個恰當的位置，瞄準。幕
後李父喊：“春鶯，你在哪儿呢？”

李春鶯（扭回頭來，喊）爹，我在这儿呢！（又轉過來，向
遠方尋找獵物，頭上傳來陣陣鳥鳴。）

李春鶯（唱）松柏青青鳥兒唱，

成群的野鹿兒穿過山崗。

清清的泉水嘩啦啦啦響，

咦！有一隻梅花小鹿呆立在泉水旁。

它也不吃，也不喝，仰着脖子望，

一定是道不熟，在等它的娘。

金黃的絨毛兒閃閃發亮，

朵朵的小梅花配着白鼻梁。

看它那嬌嬌怯怯的乖模樣，

准是個剛離娘懷的鹿兒郎。

瞄準了獵槍不忍心放，

春鶯我也是一个沒媽的姑娘。
留着子弹把豺狼打，
跟一个离群的鹿儿逞的什么强。

〔李父手提山兔上。〕

李 父 春鶯，看了暗害沒有？

李春鶯 看了，什么也沒上。（拉父指山下）爹，看小鹿！咱
把它抱回家去。（說着縱身跳下）

李 父 別往远走！別乱打枪！

〔李春鶯聲：“知道！”〕

李 父 （担心地）小心！（自語地）这孩子！

（唱）十七岁的丫头长得多壮，
穿岭过澗赛过山羊。
三岁沒媽断了奶，
我又当爹来又当娘。
上山时我把她树上挂，
树叶是帐子树枝当床；
回家来我把她怀里抱，
父女俩相依为命苦度时光。
风吹雨打她更貪长，
冰天雪地折磨的更刚强。
看她哪象姑娘样，
心灵眼快能打一手好枪。
年老无儿有她在，
洗洗縫縫也沾光。
恨只恨鬼子封山又禁猎，

父女俩常常断顿没口粮。
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咱猎户靠的是一支好猎枪。
怕什么鬼子兵搜山并户，
要不是春莺小，我就狠狠心，
和他们刀枪相对大干一场！
〔李春莺声：“爹，上套了！”

李 父 来啦！（下）

〔金纯吉上，特务甲、特务乙着游击队员装束上。

特务乙 （唱）冒充游击队，
破坏交通网，
深入虎口，
意乱心慌。（发现有入，举枪欲放）

特务甲 （急忙按住，命令地）
（唱）心要稳，胆要壮，
进深山不许乱放枪。
冒充抗联要装得象，

嘿嘿！金纯吉呀，
你瞧瞧我的打扮可相当？

金纯吉 很象，很象。报告特高先生，在这儿站的高，看的远，一定能堵住朴昌俊。

特务甲 你敢说他准在这儿过吗？

金纯吉 没错。后坡上那条毛道石磴子多，我们都走这条路。

特务甲 那好。

金純吉 特高先生，可千万别放过朴昌俊，他要回到密营去，討伐計劃就全完了！

特务甲 嘿嘿！你是怕他回去告发你是叛徒吧？

金純吉 (尷尬地)哪……

特务乙 你小子別忘了，你的妻儿老小可还都在守备队那儿作客呢！

金純吉 忘不了，忘不了，我一定給皇軍好好效力。

特务甲 金純吉呀，从打你說出了共产党的地下組織和抗联的反攻計劃，皇軍不但沒难为你，还給你那么多賞錢，这面子可真不小啊！

金純吉 是，是。

特务甲 这回又讓你到抗联里去窝底，这可真照着你啦！

金純吉 特高先生放心，只要您堵住朴昌俊，破坏了交通站，切断了密营和山下的联系，我保險把游击队騙出来，叫他們在后天——六月一号全軍复沒。

特务甲 那就好。游击队的交通站，还离这儿多远？

金純吉 再过两道岭就是，离这儿有四十里地。特高先生，我得赶快回密营了，約定是今天汇报，去晚了，怕他們疑心哪！

特务甲 (猙獰地看着金純吉)金純吉，你可要記住：

(唱)归順，告密，你也領了賞，

不許你吃里爬外两边晃蕩，

你妻儿老小的生命都在我这手心上，

你要把事办坏呀，

一梭子子弹送他們見閻王！

三天后向我报告情况，

金純吉 (唯唯諾諾地)是。

特务甲 (唱)誤了事小心你狗命遭殃。

你去吧!

金純吉 是。(剛要下，忽然發現有人來，急拉住特务甲指
远处)特高，朴昌俊來了!

特务甲 (同時緊張起來)就是他嗎?
特务乙

金純吉 那還有錯!(乞求地)我可得走了。

特务甲 好吧。

[金純吉慌亂地跑下。

特务甲 (看了看山下，掏出照片來對照，肯定地)對，就是
他!(念照片上的字)東北抗日聯軍第二軍第四團第
三大隊朴昌俊。(對特务乙)先躲起來，得機會把他
活抓回去。

特务乙 是。

[特务甲、特务乙躲在大樹後邊，朴昌俊急匆匆
地走來。

朴昌俊 (唱)鬼子增兵又設防，

調動人馬亂慌慌。

叛徒!

投敵告密他把良心喪，

同志們被難下落不詳。

幸亏有內綫傳出緊急情況，

我帶着密報跳出了圍子牆。(欲走又停，擔心地)

糧食工作不知怎么样，

沒能回家和妹妹商量。(思索片刻)

鬼子要包围我們，这封密信一定得連夜送到啊！

情况紧得赶快把山上，

报队部改变計劃另打主张。

〔朴昌俊欲下，特务甲、特务乙由樹后跳出，特务乙抱住朴昌俊的脖頸，特务甲以槍威脅。

特务甲 朴昌俊，守备队长叫我們来接你，請吧！

朴昌俊 (鎮靜地)好，走吧。

〔特务甲由腰間拿出繩子，欲捆朴昌俊。朴昌俊冷不防以拳击倒特务甲，又同身摔倒扑來的特务乙。三人搏斗。特务甲以冷槍打中朴昌俊。远处李父聲：“站住，別亂跑！”

特务乙 来人啦！（急跑下）

〔朴昌俊又扑向特务甲，特务甲倒退兩步，又向朴昌俊打一槍。跑下。朴昌俊強追兩步，倒下。

〔李春鶯与李父警惕地爬上陡崖，躲在樹后，四处尋視，發現朴昌俊。

李春鶯 (小聲地)爹，有人！

〔李父与李春鶯繞道悄悄地走過去。

朴昌俊 (呻吟地)水……

李 父 什么人？

李春鶯 哎呀！受伤了！

〔李春鶯急跑過去，將隨身帶的水壺交給朴昌俊，李父忙搶過去。

李 父 受伤人，少喝点水。誰打的？

朴昌俊 守备队。

李春鶯 (忽然認清了) 爹，他是游击队的，头几天在咱家吃过飯哪！

李 父 (激动地) 你……你是游击队的？

朴昌俊 是啊，李大爷。

李春鶯 爹，看他伤很重，快抬到咱家去吧。

李 父 走。(欲抬)

朴昌俊 (急止) 不用了，李大爷，求你們給我妹妹捎个信吧。

李 父 什么事都办得到，先到家再說。

朴昌俊 不，不，李大爷，我是个朝鮮族，怕讓人看出来，連累你們哪！

李 父 嗨！现在还管什么朝鮮族、汉族，怕什么連累，咱們是一家人哪，孩子！

朴昌俊 李大爷！……

〔李父和李春鶯彎下腰去抬朴昌俊。二道幕閉。

第 二 場

时 間 前場当晚。

地 点 朴家。

〔二道幕前。朴母向远方張望着走出來。

朴 母 (担心地)

(唱)霧騰騰山下公路起尘烟，

鬼子兵汽車炮隊過了山。
這兩天圍子裏大氣不敢喘，
黑夜里槍聲陣陣睡不安。
人喊狗叫滿街刺刀閃，
挨戶搜查抓抗聯。
鬼子、走狗紅了眼，
抓去人刀砍、活埋又往河里淹。
昌俊兒這幾天影也不見，
一定是為躲鬼子上了山。

〔朴母擔心地四處眺望。突然几聲槍響。朴母急步走回。二道幕開，朴家院內外。〕

朴 母 （向屋內看看，輕聲地）貞素！（無人應聲，又不安地走到籬笆邊）

（唱）女兒貞素是不是遇了險，
為糧食工作出去了整天。

〔發現有人，忙走過去搗米。少頃，日本兵和偽警察走了過去。〕

（唱）鬼子兵，警察狗門前來回窺，
是不是起了疑心要和我為難。（低頭搗米，不時地向外邊窺探）

〔張大嫂手中托着糧食袋子上。〕

張大嫂 （唱）五月端陽就在眼前，
想起了山上的同志心不安。
為抗日他們吃不飽來穿不暖，
為抗日他們哪管節和年。

妇女会东拼西凑磨点面，
包几个凉糕、粽子送上山，
但愿它顺顺当当落到亲人手，
礼物虽轻是一分心田。（进院）

朴 母 张大嫂来啦！

张大嫂 贞素呢？

朴 母 你没看见她？

张大嫂 早晨去啦，没回来吗？

朴 母 没有哇。张大嫂，情况越来越紧了，你们可多加小心哪，见着贞素，先别让她回来。

张大嫂 大娘，我看你也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朴 母 不，这两天山里也许来人，我不能走！（指张大嫂手里的东西）这是什么？

张大嫂 这是妇女会给山里队伍包的凉糕和粽子。

朴 母 （听见外边有脚步声）来人了，快进屋！

〔朴母和张大嫂进屋。少顷，张大嫂拿个空袋子向屋外走，恰好门口有一个伪警察。

张大嫂 （机灵地）大娘，这条袋子给皇军送完大米就拿回来。

朴 母 行啊。

〔张大嫂不在乎地望了伪警察一眼，下。伪警察欲跟，迎面李春莺背着菜筐走来。李春莺欲躲不能，忙将菜筐捧到伪警察面前。

李春莺 新鲜的“头拉吉”，买点吧。

伪警察 什么？

李春鶯 是新鮮的呀，你看哪！

〔偽警察伸手入筐，攪弄一下，推开李春鶯，下。

朴母出來搗米。

李春鶯 (抹了把汗，焦急地各處張望)

(唱)村東頭第三家獨門獨院，

前牆矮後牆高草房兩間，

高高的稻草垛在左邊站，

胖胖的搗米石臼坐在右邊，

有一棵彎彎的垂柳靠井沿，

房後是杏樹，梨樹在門前，

這一家看着倒有幾分象，

對不對呢？

對不對走進去試探試探。(進院)

有人嗎？

朴母 (打量李春鶯。李春鶯也注視着她)有事呀？姑娘。

李春鶯 買點“頭拉吉”呀？大娘。

朴母 不買。

李春鶯 (跟上去)買點吧，朴大娘，是新鮮的呀！

朴母 新鮮的也不買。喂！你怎麼知道我姓朴？

李春鶯 (高興地)說對了。貞素在家嗎？

朴母 (懷疑地看着李春鶯)貞素，她不在家。

李春鶯 (著急地)哎呀，大娘，快給我找找她吧，我有急事呀！

朴母 (半信半疑，警惕地)我還找不着她呢。

李春鶯 (為難地)唉！

〔貞素急匆匆地走來，剛走到門口，發現院內有人，

急縮回身去。

李春鶯 (唱) 朴大娘看我来的奇怪，
若不然講出实話叫她明白。

朴 母 (唱) 听她說話倒也爽快，
是好人坏人叫我难猜。

朴貞素 (唱) 这姑娘站在屋里默默发呆，
是不是找我？她从哪来？

李春鶯 (唱) 莫不是朴貞素出門在外，
不見她我的信怎好拿出来。

朴貞素 (唱) 她小小的年紀不能为非作歹；
我不妨走上前問个明白。(走進院內)

李春鶯 (仔細地看了貞素兩眼，跑過去) 买“头拉吉”嗎？

朴貞素 多少錢一斤？

李春鶯 十九斤，八角五。

朴貞素 (惊喜地) 啊！是自己人。我哥哥在哪儿？

李春鶯 在我家。(將信由髮辮里抽出來，交給貞素)

朴 母 (高兴地) 你們唠，我到外边看看去。(下)

朴貞素 (看信，逐漸緊張起來，看完拉住李春鶯) 謝謝你！

李春鶯 你哥哥的伤很重，他讓你快去。

朴 母 (慌張地走向) 快……快躲起来，鬼子来啦！快藏草
垛后边去！

[貞素急拉李春鶯躲藏在草垛后边。日軍和伪警察
三四人踢門而入。鬼子看守在門口，朴母迎上去。]

朴 母 (鎮靜地) 有事嗎？

日 軍 你儿子和你姑娘哪儿去啦？

朴 母 串門去啦。

日 軍 (狠狠地打朴母一下)胡說，皇軍有令，現在不許可隨便串門！你不知道嗎？

朴 母 可是他們早就走了。

偽警察 (瘋狂地打朴母)混蛋！你把他們藏哪儿了？

日 軍 藏哪儿了？說！

朴 母 不知道！

日 軍 搜！

〔几个偽警察开始搜查，朴母見他們搜至草垛，一惊，急中生智，边向屋內跑边喊：“你們搜吧！”

日 軍 (覺出有变，狞視朴母似有所悟)啊，(招呼众偽警察)跟我来！(冲進屋里)

〔屋內傳出拷打朴母声。

朴貞素 (痛苦万分)

(唱)耳听得年老的媽媽遭毒手，

疼得我周身发麻冷汗流，

哪人不是娘的心头肉，

我怎能眼看着媽媽把命丢。

狠狠心我拼掉生命去打疯狗，(看看李春鶯又看看手中信)

这……这紧急的工作誰去接头？

左难右难难坏了我，

打媽媽象万只魔手把我心揪。

李春鶯 (激动地)貞素，咱跟他們拼了吧！

〔貞素攔住李春鶯，听到动静，急又縮回草垛后。